

Van per il campo i validi garzoni
guidando i buoi da la pacata faccia.
Poi con un largo gesto delle braccia
spargon li adulti la sementeza...

D'Annunzio

《羅密歐與茱麗葉》 裡的愛情玫瑰

■ 劉振乾

約四百多年前，哈姆雷特自問「到底是什麼？」這真是難題呀！即使聰慧如莎士比亞，也無法輕鬆地找出答案，把我們帶到非日常的世界裡，讓我們能就「到底是什麼？」這一命題進行思辨，進而文字化的正是文學。

文學會製造出「空隙」，這「空隙」就是「心的寬裕」。心的寬裕會變為一帖清涼劑，給我們新的能量，可藉此讓社會更蓬勃發展。在標榜「work life balance」（生活與工作取得平衡）的今天，文學又取得發言權，不是嗎？

《羅密歐與茱麗葉》這文學作品，依處理方式不同，既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又能成為喜劇。純真又被青春戀火燃燒的情侶，除了陽臺會面的纏綿外，尚有幾則經典情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可謂深悟人生至理的莎翁警語。



羅密歐與茱麗葉著名的陽臺會面，此圖為福特·布朗於1870年繪製。



蒙太古與卡普萊兩大家族互為世仇，戲劇一開始，兩家僕眾就當街鬧事。

劇情簡介

義大利的維羅納地區，蒙太古與卡普萊兩大家族因世仇而械鬥不停。某日卡普萊家舉行化妝舞會，安排女兒茱麗葉與前來求婚的巴黎貴族相見，蒙太古家的羅密歐受人慫恿潛入化妝舞會，與茱麗葉一見鍾情迅速墜入情網。

被命運安排相遇的兩人，相互埋怨彼此出生於宿怨仇家，卻於深夜在陽臺互訴衷情；經暗中安排後，第二天就由勞倫斯神父完成婚禮。然在回程中，羅密歐捲入兩家街頭械鬥，不幸誤傷茱麗葉的堂兄蒂巴特，因此被放逐出維羅納。在被驅逐的那一晚，羅密歐私會茱麗葉，有了一夜夫妻情。



《最後的吻》，由弗朗西斯科·海斯於1823年所繪。

另一方面，茱麗葉因與貴族的婚禮迫在眼前，求助於勞倫斯神父，兩人商議後，茱麗葉喝下能維持42小時假死狀態的藥物，打算醒來時與羅密歐私奔；卻因傳信者的耽擱，以致羅密歐誤認茱麗葉已死，絕望的羅密歐來到假死的茱麗葉身旁服毒自殺，醒過來的茱麗葉，發現羅密歐死於身邊，悲嘆之餘乃以羅密歐的短劍自刺身亡。由於這一對情侶的死亡，喚醒兩戶大族的和解。

愛情

Love moderately. Long love doth so. Too swift arrives as tardy as too slow. — 「愛得要溫和，才能有愛的長久；感情太濃了，太淡了，都愛不到頭。」



愛情並非追求一時的瘋狂與激情，多點尊重與理性，才能愛得長久。

正如羅密歐，我們習慣將這種瘋狂的激情浪漫化，並視為「真愛」。不過愛要能永續，有時也要剎車。因此不單是情侶雙方，也要尊重對方家人的感受。有這種胸襟，才能愛得長久，而這才是「moderate」（溫和）的愛。

快樂與痛苦

He jests at scars that never felt a wound. —
「沒受過傷，才會取笑別人的痛處。」

人類是無法預測命運的，誰也不知道今天健康的我，明天會變成怎樣？今天物質上過得很富裕的人，沒人可以保證明天的日子還是一樣好過。



羅倫斯神父是個博學多聞的神職人員，在戲劇中盡力協助相愛的兩人，無奈命運終究向這對戀人開了個無情且冰冷的玩笑。

美德與惡行

For nought so vile that on the earth doth live. But to the earth some special good doth give.....Virtue itself turns vice, being misapplied, And vice sometime's by action dignified. — 「這世上哪有一物，一身都是惡？對人對事，它總有一點用處。哪怕是盡善盡美，使用沒分寸，『善』就會變質，喪失了它的本性。『善』成了『惡』，如果無節制地濫用；掌握得好，『惡』也能為人們立功。」

這是勞倫斯神父一邊摘藥草一邊自言自語的話。顯示即使是毒草，只要用得妙就能成為藥；反之藥草也可能因不同用法而成為毒藥。



茱麗葉詐死期望能跟羅密歐私奔，卻因傳信人未能及時通知，令獲知此噩耗的羅密歐不願獨生而自殺，導致雙雙殉情的悲劇結局。



威廉·莎士比亞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戲劇家，也是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學家之一，著有《哈姆雷特》、《羅密歐與茱麗葉》、《仲夏夜之夢》等多部膾炙人口的劇作。



生與死

*O me! This sight of death is as a bell.
That warns my old age to a sepulcher.* —
「唉，面對這死亡的景象，我彷彿聽到了
喪鐘催我老年人進墳墓。」

卡普萊夫人見到茱麗葉的慘狀，嘗到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苦汁，說出這句斷腸的
話，做父母的哀思至深。

通訓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word would smell as
sweet.* — 「名又算什麼呢？我們叫做玫瑰
的，不叫它玫瑰，聞著它不也一樣地香？」

這句話是茱麗葉說的。她接著說：羅
密歐也一樣，就算不叫他羅密歐，他還是
保留著他那天生的完美，跟名字沒關係。
重要的不是事物的外在，而是事情的本質，
14歲的茱麗葉愛上羅密歐之後，深深感受
到名與實體的距離。

*Hang up philosophy! Unless philosophy
can make a Juliet. Displant a town, reverse
a prince's doom, It helps not, it prevails not.
Talk no more.* — 「什麼哲學！難道說，哲學
變得出一個茱麗葉？能搬移那城市？推翻
親王的判決？幫得了什麼忙？別談了吧！」

當羅密歐聽到神父以哲學安慰他的時
候，用這一段話頂回去。在莎士比亞，人間
的真實是不可理喻的。他在全部作品中使
用了14次的「哲學（＝合乎邏輯的）」這
一名詞，全部用於否定的情形。也就是莎士
比亞描述的是哲學無法描繪的茱麗葉，哲
學意想不到的是不可思議的人間情境。

莎士比亞不是大學畢業的所謂菁英，
他用庶民生活的角度思考、喜悅、悲傷，
他的戲裡充滿這般的人生智慧，或許是意
料之外沒上大學的「好處」之一。（莎士
比亞身為英國之寶的戲劇作家，曾因家道
中落而無法上牛津、劍橋）。

註：本篇翻譯均採用方平先生之譯文。